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六

文錄三書

書三

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寄鄒謙之

丙戌

此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

之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掇之無
不即有省發只是著實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
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
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
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為聖人之
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
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
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既以得
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功夫當益精明矣無因

接席一論以資切劘傾企如何范祠之建實亦有
裨風教僕於大字本非所長况已久不作所須祠
扁必大筆自揮之乃佳也使還值歲冗不欲盡言

二

丙戌

承示諭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
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
未肯汲汲爲此也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
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
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

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後

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議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卻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

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歟幸更裁之令先公墓表決不負約但向在紛冗憂病中近復咳患盛作更求假以日月耳施濮兩生知解甚利但已經爐鞴則煨煉為易自此益淬礪之吾見其成之速也書院新成款為諸生擇師此誠盛德之事但劉伯光以家事提歸魏師伊乃兄迴有官務倉卒往視何廷仁近亦歸省惟黃正之尚留彼意以登壇說法非吾謙之身自任之不可須事定後卻與二

三同志造訪因而連留旬月相與砥礪開發效匡翼之勞亦所不辭也祠堂位次祔祭之義往年曾與徐曰仁備論曰仁嘗記其畧今使錄一通奉覽以備採擇 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

當何如曰禮以時為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為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列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已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祔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

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為僭况在其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為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問者古所為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

者欲為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為之嗣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三

丙戌

教札時及足慰離索兼示論語講章明白痛快足以發朱註之所未及諸生聽之當有油然而興者矣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

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愠者皆不待言而喻書院記文整嚴精確迥爾不群皆是直寫胸中實見一洗近儒影響雕飾之習不徒作矣其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劫不能盡世

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
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卻良知還
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不
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何矣無因
一面扣之以快傾渴正之去當能畧盡鄙懷不能
一一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畧不知有
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
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爲子則非孝以之爲臣則
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今欲救

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工
務在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裏刪削
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每以
言於同志不識謙之亦以爲何如也講學之後望
時及之

四

丙戌

正之歸備談政教之善勤勤懇懇開誘來學毅然
以斯道爲己任其爲喜幸如何可言前書虛文相
誑之說獨以慨夫後儒之沒溺詞章雕鏤文字以

金書卷之六 文錄三書 七
希世盜名雖賢知有所不免而其流毒之深非得
根器力量如吾謙之者莫能挽而回之也而謙之
顧猶歉然歆以猛省寡過此正吾謙之之所以爲
不可及也欣嘆欣嘆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
慕於是學者皆可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
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爲造
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
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爲
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

寧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偽邪正何啻砒砒美玉
然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辯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
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
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倣
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熟既足以
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已誑人終
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
之謬非誠有求為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
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

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俛
俛然既自以為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
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為者固包藏禍機作偽於外
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
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
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尚猶得免於
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
之功尚且其難若此又况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
亦將何所抵極乎以謙之精神力量又以有覺於

良知自當如江河之注海沛然無復能有為之障
碍者矣默成深造之餘必有日新之得可以警發
昏惰者便間不惜款款示及之

五 丙戌

張陳二生來適歸餘姚祭掃遂不及相見殊負深
情也隨事體認天理即戒慎恐懼功夫以為尚隔
一塵為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
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
不然即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來喻以為恐主於

事者蓋已深燭其弊矣寄示甘泉尊經閣記甚善甚善其間大意亦與區區稽山書院之作相同稽山之作向嘗以寄甘泉自謂於此學頗有分毫發明今甘泉乃謂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則似急於立言而未暇細察鄙人之意矣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為後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說之已足矣而又務為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

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黨同伐異覆短爭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蓋今時講學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

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如何如何

答友人

丙戌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 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 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群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已也自信

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已乎其於執事為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顧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洪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

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
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
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為友如初今執
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其皆不得而知縱或有
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
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
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答友人問

丙戌

問自來儒先皆以學問思辯屬知而以篤行屬

行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知行合一不能
無疑

曰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
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辯的工夫則學問思
辯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
事思辯是思辯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辯
矣若謂學問思辯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
學問思辯得行時又如何去得箇學問思辯的事
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

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元來只是一箇工夫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吾契但著實就身心上體履當下便自知得今却只從言語文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說轉糊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

弊耳

象山論學與晦庵大有同異先生嘗稱象山於學問頭腦處見得直截分明今觀象山之論却有謂學有講明有踐履及以致知格物為講明之事乃與晦庵之說無異而與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反有不同何也

曰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之學有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掩其為異也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

害其為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孟同處一堂之上就其所見之偏全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同為聖賢也若後世論學之士則全是黨同伐異私心浮氣所使將聖賢事業作一場兒戲者了也

又問知行合一之說是先生論學最要緊處今既與象山之說異矣敢問其所以同

曰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著此兩箇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

分明見得原是一箇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來做那一箇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箇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箇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况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

又問致良知之說真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象山已於頭腦上見得分明如何於此尚有不同

曰致知格物自來儒者皆相沿如此說故象山亦遂相沿得來不復致疑耳然此畢竟亦是象山見得未精一處不可掩也

又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

乾知大始心體亦原是如此

答南元善

丙戌

別去忽踰三月居嘗思念輒與諸生私相慨嘆計歸程之所及此時當到家久矣太夫人康強貴眷無恙渭南風景當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興趣則又有出於元亮之上者矣近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疊疊千數百言畧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此非真有朝聞

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浣慰何如諸生逋
觀傳誦相與嘆仰歆服因而興起者多矣世之高
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
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
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
激於憤悱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
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
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
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

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
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
為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
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理
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
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
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
於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明心
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何有於睿知然

則又何有於寬裕溫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乎
又何有於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於溥博
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
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而窒
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
塵沙聽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
必速去之為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之
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
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

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
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碍也元善今日之所
造其殆庶幾於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
去彼取此激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聲音
笑貌以為之乎元善自愛元善自愛關中自古多
豪傑其忠信沈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
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然自橫渠之
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關中之士
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

為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
謂天為無意乎謂天為無意乎元貞以病不及別
簡蓋心同道同而學同吾所以告之亦不能有他
說也亮之亮之

二 丙戌

五月初得蘇州書後月適遇王驛丞去草草曾附
短啓其時私計行旆到家必已久矣是月三日余
門子回復領手教始知六月尚留汴城世途之險
澁難料每每若此也賤軀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

旱舟楫無所往日與二三子講息池傍小閣中每
及賢昆玉則喟然興嘆而已郡中今歲之旱比往
年尤甚河渠曾蒙開浚者百姓皆得資灌溉之利
相與嘖嘖追頌功德然已控籲無及矣彼奸妬愴
人號稱士類者乃獨讒疾排搆無所不至曾細民
之不若亦獨何哉亦獨何哉色養之暇填箎協奏
切磋講習當日益深造矣里中英俊相從論學者
幾人學絕道喪且幾百年居今之時而苟知趨向
於是正所謂空谷之足音皆今之豪傑矣便中示

金書卷之六
文錄三書
知之竊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爲今時朋友
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
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
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楚國寶又爾憂去子京
諸友亦不能亟相會一齊衆楚道之不明也我知
之矣雖然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
之有也非賢昆玉疇足以語於斯乎其餘世情真
若浮虛之變態亮非元善之所屑聞者也遂不一
一及

答季明德

丙戌

書惠遠及以咳恙未平憂念備至感媿良深食姜
太多非東南所宜誠然此亦不過整齊劫劑耳近
有一友為易貝母丸服之頗亦有效乃終不若來
喻用養生之法拔去病根者為得本源之論然此
又不但治病為然學問之功亦當如是矣承示立
志益堅謂聖人必可以學而至兢兢焉常磨鍊於
事為朋友之間而厭煩之心比前差少喜幸殊極
又謂聖人之學不能無積累之漸意亦切實中間

以堯舜文王孔老諸說發明志學一章之意足知
近來進脩不懈居有司之煩而能精思力究若此
非朋輩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奮起其精
神砥切其志意則可矣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
以為聖人進道一定之階級又連掇數聖人紙上
之陳迹而入之以此一款條例之中如以堯之試
鯀為未能不惑子夏之啓予為未能耳順之類則
是尚有比擬牽滯之累以此論聖人之亦必由學
而至則雖有所發明然其階級懸難反覺高遠深

奧而未見其為人皆可學乃不如末後一節謂至
其極而矩之不踰亦不過自此志之不已所積而
不踰之上亦必有學可進聖人豈絕然與人異哉
又云善者聖之體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
之所本無去其本無之人欲則善在我而聖體全
聖無有餘我無不足此以知聖人之必可學也然
非有求為聖人之志則亦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論
自是親切簡易以此開喻來學足以興起之矣若
如前說未免使柔怯者畏縮而不敢當高明者希

高而外逐不能無弊也聖賢垂訓固有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者凡者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
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為我之所
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為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
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
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覺者矣其云善者聖之
體意固已好善即良知言良知則使人尤為易曉
故區區近有心之良知是謂聖之說其間又云人
之為學求盡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

而為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者天地萬物之
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
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人之為
學求盡乎心而已知行之答大段切實明白詞氣
亦平和有足啓發人者惟賢一書識見甚進間有
語疵則前所謂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者之為病今
既照破久當自融釋矣以效訓學之說凡字義之
難通者則以一字之相類而易曉者釋之若今學
字之義本自明白不必訓釋今遂以效訓學以學

全書卷之六 文錄三書 二十一
訓效皆無不可不必有所拘執但效字終不若學字之混成耳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脩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脩道之為教可也謂脩道之為學亦可也自其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功夫之脩習無違者而言則道謂之學教也學也皆道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知此則又何訓釋之有所須學記因病未能着筆俟後便為之

與王公弼

丙戌

來書比舊所見益進可喜可喜中間謂棄置富貴

與輕於方父兄之命只是一事當棄富貴即棄富貴只是致良知當從父兄之命即從父兄之命亦只是致良知其間權量輕重稍有私意於良知便自不安凡認賊作子者緣不知在良知上用功是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體認所謂雖不中不遠矣

二

丁亥

老年得子實出望外承相知愛念勤倦若此又重之以厚儀感媿何可當也兩廣之役積衰久病之餘何能堪此已具本辭免但未知遂能得允否耳

來書提醒良知之說甚善甚善所云困勉之功亦只是提醒工夫未能純熟須加人一已百之力然後能無間斷非是提醒之外別有一段困勉之事也

與歐陽崇一

丙戌

正之諸友下第歸備談在京相與之詳近雖仕途紛擾中而功力畧無退轉甚難甚難得來書自咎真切論學數條卓有定見非獨無退轉且大有所進矣文蔚所疑良不為過孟子謂有諸已之謂信

今吾未能有諸已未能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能信我矣乃勞崇一逐一為我解嘲然又不敢盡謂崇一解嘲之言為口給但在區區則亦未能一一盡如崇一之所解者為不能無愧耳固不敢不勉力也

寄陸原靜

丙戌

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不言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為學乎南元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

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却因此多有省
悟始知古人相與辯論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
直欲共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
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肯如此披
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
盡故此原靜一問其有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也自
後但有可相啓發者不惜時寄及之幸甚幸甚近
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於流輩往年嘗竊異其
人今果與俗不同也閒中曾相往復否大事今冬

能舉得便可無他絆繫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
窮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最是大一患也貴鄉有
韋友名商臣者聞其用工篤實尤為難得亦曾一
相講否

答甘泉

丙戌

音問雖踈道德之聲無日不聞於耳所以啓贖消
鄙者多矣向承狂生之諭初聞極駭彼雖愚悖之
甚不應遽至於爾既而細詢其故良亦有因近復
來此始得其實蓋此生素有老佛之溺為朋輩所

攻激遂高自矜大以誇愚泄憤蓋亦不過恠誕妖
妄如近世方士呼雷斬蛟之說之類而聞者不察
又從而增飾之耳近已與之痛絕而此生深自悔
責若無所措其躬賴其資性頗可或自此遂能改
創未可知也學絕道喪之餘苟以是心至斯受之
矣忠信明敏之資絕不可得如生者良亦千百中
之一二而又復不免於陷溺若此可如何哉可如
何哉龔生來訪自言素沐教極深其資性甚純謹
惜無可以進之者今復遠求陶鑄自此當見其有

成也

答魏師說

丁亥

師伊至備聞日新之功兼得來書志意懇切喜慰
無盡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為之不依
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既已察識其病矣意與
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
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
得良知即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
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

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即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卻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為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即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

丁亥

連得所寄書，誠慰傾渴。締觀來書，其字畫文彩，皆有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然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邇來子莘之志，得無微有所溺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說，往時亦嘗備講，不審邇來能益瑩徹否。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為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為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尚未免

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為徒致良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為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為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莆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為學者異端之學矣道喪一罄此懷臨書惘惘不盡

與毛古庵憲副

丁亥

亟承書惠既荷不遺中間歉然下問之意尤足以仰見賢者進脩之功勤勤不懈喜幸何可言也無因促膝一陳鄙見以求是正可勝瞻馳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

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
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
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
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
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吾兄忠信近道之資既
自出於儕輩之上近見胡正人備談吾兄平日工
夫又皆篤實懇切非若世之徇名遠迹而徒以支
離於其外者只如此用力不已自當循循有至所
謂殊途而同歸者也亦奚必改途易業而別求所

謂為學之方乎惟吾兄益就平日用工得力處進
步不息譬之適京都者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經歷
於傍蹊曲逕之中苟志往不懈未有不達於通衢
大路者也病軀咳作不能多及寄去鄙錄末後論
學一書亦頗發明鄙見暇中幸示及之

與黃宗賢

丁亥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
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
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近與誠甫言在

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
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
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
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
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
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
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
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
知耻近乎勇所謂知耻只是耻其不能致得自己

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為耻意氣
不能陵軋得人為耻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
為耻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
正君子之所宜深耻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
良知為耻正是耻非其所當耻而不知耻其所當
耻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
心愛莫為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所
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畧只是一箇斷
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畧自是

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
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
勢如沉痾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
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
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為諸君一竭盡
者也諸君每相見時牽然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
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實康濟得天
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 聖明之君方
能報得如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
也

答以乘憲副

丁亥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
驟聞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
然不昧萬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
於心亦未有不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即此奮志進
步勇脫窠臼而猶依違觀望於其間則舊聞舊習

又從而牽滯蔽塞之矣此近時同志中徃徃皆有是病不識以乘別後意思却如何耳昔有十家之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糴於市取其贏餘以贍朝夕者鄰村之農勸之曰爾朝夕轉糴勞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矣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過室人老幼亦交徧歸譴曰我朝不糴則無以為饗暮不糴則無以為餐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

而糴竟貧餒終身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糴於市忽有舍糴而田者寧能免於非譴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兩承書來皆有邁徃直進相信不疑之志殊為浣慰人還附知少致切廟之誠當不以為迂也

與戚秀夫

丁亥

德洪諸友時時談及盛德深情追憶留都之會恍若夢寐中矣盛使遠辱無以書儀感忤何既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

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足下以邁特之資而能篤志問學勤勤若是其於此道真如掃雲霧而覩白日耳奚假於區區之為問乎病廢既久偶承兩廣之命方具辭疏使還正當紛沓草草不盡鄙懷

與陳惟濬

丁亥

江西之會極草草尚意得同舟旬日從容一談不謂既入省城人事紛沓及登舟時惟濬已行矣沿途甚怏怏抵牾後即赴南寧日不暇給亦欲遣人相期來此早晚畧暇時可閑話而此中風土絕異

炎瘴尤不可當家人輩到此無不病者區區咳患亦因熱大作痰痢腫毒交攻度惟濬斷亦不可以居此又復已之近得聶文蔚書知已入漳患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日有所進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也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工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

力處雖比往時支離之說稍有頭緒然亦只是五十步百步之間耳就中亦有肯精心體究者不覺又轉入舊時窠臼中反為文義所牽滯工夫不得洒脫精一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事必須得師友時時相講習切磨自然意思日新自出山來不覺便是一年山中同志結廬相待者尚數十人時有書來儘令人感動而地方重務勢難輕脫病軀又日狼狽若此不知天意竟如何也文蔚書中所論迥然大進真有一日千里之勢可喜可喜頗有

所詢病中草草答大畧見時可取視之亦有所發也

寄安福諸同志

丁亥

諸友始為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喜慰可勝言耶得虞卿及諸同志寄來書所見比舊又加親切足驗工夫之進可喜可喜只如此用工去當不能有他岐之惑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

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為有志聖人而未能真
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
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有不
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
志於此耳在會諸同志雖未及一一面見固已神
交於千里之外相見時幸出此共勉之王子茂寄
問數條亦皆明切中間所疑在子茂亦是更須誠
切用功到融化時并其所疑亦皆釋然沛然不復
有相阻礙然後為真得也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

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病咳中不能多
及亦不能一一備列姓字幸以意亮之而已

與錢德洪

王汝中

丁亥

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
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
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
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
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
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

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示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冗場未能多及千萬心亮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幸亮

卷之二

戊子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來不審同志叙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卧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遂荒落且存餼

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為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第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或彼自絕望且誘掖接引之諒與人為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托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人行匆匆百不一及諸同志不能盡列姓字均致此意

卷之三

戊子

卷之三

文錄三書

三十五

德洪汝中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為喜慰而
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
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然泉達之機矣喜幸當
何如哉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
二三大賊巢為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為民患
者心亦不忍不為一除翦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
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第近
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
痛加針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既迫

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
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書院規制近聞頗加脩
葺是亦可喜寄去銀二十兩稍助工費墻垣之未
堅完及一應合整備者酌量為之餘情面話不久

答何廷仁

戊子

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
不得止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即踰嶺而東
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即須早鼓錢
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

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 旨亦遂發
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與
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
疑徒耽誤日月摠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
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即撥冗
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為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六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七

文錄四序記說

別三子序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
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
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率徘徊嗟咨逡巡而不
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
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
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

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
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
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
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
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
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
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
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
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

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
而為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
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
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
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
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
為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
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為三子喜而先
以失助為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

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

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温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為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裘巫醫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為

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聞也將聞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子言予以聞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

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詘鄉之人

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也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也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為奚若陽明子曰可也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

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為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為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况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

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王堯卿序

辛未

終南王堯卿為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夫言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為實凡今之所謂務乎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

皆以為高矣才人皆以為美矣學人皆以為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麓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已矣吾惡夫言之多也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張常甫序

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日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

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期之過也雖然必有以
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為博也可
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
以為密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脩辭
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為行也可以為學
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
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為靜也可以為學乎常
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
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

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
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
以為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
姑無以為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
以復於子

別湛甘泉序

壬申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
軻終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
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

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揚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

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畧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為不可學性命之為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辭章而不為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為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

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後興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為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為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

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為綴乎

別方叔賢序

辛未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尚於予若氷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

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
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
以無我為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為僚叔賢
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日恭
率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
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撒臯比
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
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
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

美有若是是以樂為吾黨道之

別王純甫序

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
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為
職鰥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
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
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
諸已而後求諸人也曰劉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
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

也巨微脩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
弓冶不相為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垣
也巧墁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
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
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
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
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弓
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圻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
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
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
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
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
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為之蔽
習為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
水也汚入之而流濁猶鑿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
告顏淵克己復禮為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夫已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既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守仁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疚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為童子即知棄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嘗為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

每見其溢於面今既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忍於宗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為我結廬天台鴈蕩之間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

全書卷之七
文錄四序
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間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率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間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為戲瑩率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

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賃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

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乎爇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叙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

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群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奧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

金書卷之七
文錄四序
十四
焉者則其群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
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
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
牛尾而莫既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
所益益之是為二也二則偽故誠不可益不可益
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
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
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
台鴈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諭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陸清伯澄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繹所學贈處
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
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
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
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
而旬一至又既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
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庠下之室而
旦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逆於親師故趨

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即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哉澄則以為日退也澄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歆然忽耿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閃然大駭乃忽闖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矣自是且數月蓋悠焉游焉業不加脩焉反而求焉俵俵然頽頽然昏蔽擴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興衆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為日退也明日又辭於陽

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已為日退者進脩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為日進者與人為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已為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為日進也而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而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

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
故而不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戚然若
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
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
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奕乎奕之
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
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
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
子與之坐蓋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聳然

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
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論孟明日又言之加密
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
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
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
焉吾悔焉十年之攻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術
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俾及時從事於
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德而無負
於夫子之教居月餘告歸陽明子叙其言以遺之

使無忘於得之之難也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為夙夜勗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辯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莠稗也志端矣

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莠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莠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莠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已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者衆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率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
為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
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
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
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
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
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
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

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
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
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味焉者其心之於
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
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
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
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
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為而無所用乎是甘
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

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既而告歸
請陽明子為書其說遂書之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內乃大新
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
於是校士程魯氏採撫書院之興廢為集而弁以
白鹿之規明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諭多士夫為學
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興
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為乎然予聞

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
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
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
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
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
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
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
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

金書卷之七
文錄四序
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擁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為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若各為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

哉故吾因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幾乎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蚤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爾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

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徃徃闕漏
無歸依違徃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
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
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
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徑蹈
荆棘墮坑塹究其為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
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
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自以為立異好奇
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

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恒疚於
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
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
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
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
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
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固於朱
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
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

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別梁日孚序

戊寅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蹙行而不已朱有不至

而世之君子顧以為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為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驚於虛高率以為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污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嗤訕曰狂誕不自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為而歸咎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

矣進士梁日孚携家謁選於京過贛停舟見予始
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来與之語日昃而別又
明日又来日入而未忍去又明日則假館而請受
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開譬百端日孚皆笑而
不應莫不囂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有萬里之行
戒僮僕聚資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營閱歲而
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必有大
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孚笑曰吾今則有大
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病狂喪

心者乎方其昏逸曠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
自信以為是也比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
之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為
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
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反從而
哂唁之以為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
於此矣居無何予以軍旅之後出而遠日孚者且
兩月謂日孚既去矣及旋而日孚居然以待既以
委其資斧於逆旅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

將終身焉扣其學日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
益嘆聖人之學非夫自暴自棄未有不可由之而
至而日孳出於流俗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
復留餘三月其母使人來謂曰姑北行以畢吾願
然後從爾所好知日孳者亦交以是勸日孳請曰
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火蹈荆棘矣予
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為有方體乎為可拘之
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既醒之人而復赴湯火
蹈荆棘者子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為懼日

孳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不滯
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以性故不拘以
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往而非學
也奚必恒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
求正予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大學古本序

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
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
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

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
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
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
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
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
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
辭舊本折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
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

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
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
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
章而復舊本傍為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
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
致知焉盡矣

禮記纂言序

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

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紛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吏之糟粕而忘其所謂

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王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為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濟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為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

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為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為規矩故執規矩以為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為方圓而遂以方圓為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

儀禮為之經禮記為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為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為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

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為序之若此云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

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

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

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群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

茂元氏將重刊象山之文集而請一言為之序予
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
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
矣

觀德亭記

戊寅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
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
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
存其心也是故慄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

其視浮歎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
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
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
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
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
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
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
者以為臣鵠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
子鵠射也者射已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已之

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記

重脩文山祠記 戊寅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 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為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為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圮者完隘者闢遺者

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椎異類猶知敬慕而况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况其鄉之土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况其土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文公之沒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為客氣

其上焉者無所為而為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為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媚嫉褊騫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為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

秉彛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克之公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已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脩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奸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

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脩公之祠而務脩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睹公祠之地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弊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舉之有成也推其愧心之言而為之記

從吾道人記

乙酉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操紙吟鳴

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為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脩飾邊幅為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為以為世豈真

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為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

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為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為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閔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

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為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教卒歸於兌頑鄙倍故允世之為子而不能孝為弟而不能敬為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為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

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計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為社者或笑而非或為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為苦耶吾方揚鬢於渤澥而振羽於

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
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嘆
曰卓哉蘿石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
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為乎真可謂之能從吾
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
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
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為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
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
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

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
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
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
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
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
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
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
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
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

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為既晚也克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親民堂記

乙酉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政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

之於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亘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而後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

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親民以明其明德脩身焉可矣而何家國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曰然則鳥在其為止至善

者乎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皆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

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鶩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

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元善喟然而嘆曰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易簡也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為一家中國之為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為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其言于壁而為之記

萬松書院記

乙酉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閒弘治初叅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趾而改為之廟貌規制畧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近年以來有司相繼緝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為遊觀之所而講誦之道未備也嘉靖乙酉侍御潘君景哲奉命來巡憲度丕肅文風聿新既簡鄉閭收一省之賢而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為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脩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為三十六楹具

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頃揭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肄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而以屬之提學僉事萬君汝信汝信曰是固潮之責也藩臬諸君咸贊厥成使知事嚴綱董其役知府陳力推官陳箎輩相協經理閱月踰旬工訖事舉乃來請言以紀其事惟我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群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

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騫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卒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當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格之賞以倡敢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書院之設固亦此類也歟士之來集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既進我於學校矣而復優我於是何

為乎寧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吾之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於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偽矣不雜於人偽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則為喜怒哀樂以言其事則為中節之和為三千三百經曲之禮

以言其倫則為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
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為
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聖
愚之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
有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固所謂不慮而知
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者也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
能也是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
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

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
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
此而行者謂之佞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
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
自此而精之而謂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
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
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故
為多士誦之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
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
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
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
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
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
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
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
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

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
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
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
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
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辯
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及於誠偽
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
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
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

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
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
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
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
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
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
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
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
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

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
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
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
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
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
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
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
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
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

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

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諭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重脩山陰縣學記

乙酉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疚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為秋官郎洛陽具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矣其大意以為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餼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脩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

者而脩諸其身焉此為師為弟子者之脩學也其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為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為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飢而食渴而飲率性之

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饜焉則人心
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
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
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
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
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
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
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
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為司徒而教以

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
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為教而學者惟以是為學
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偽行功利訓詁記誦辭
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
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
覺其紕繆而畧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闕然指為禪
學而羣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
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
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吾之父子

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
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
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
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
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
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
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已成物而求盡
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
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為說然其

意以為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
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
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
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
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
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
為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
分斯其所以為異也今之為心性之學者而果外
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

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為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執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驚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為禪而反仇讐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為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為蔽而未可遽以為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

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為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為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為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梁仲用默齋說

辛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已之弗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為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庵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

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偽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飶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覘其長短也掩覆以為默謂之默之誣深為之情厚為之貌淵毒阱狠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偽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故誠知耻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

誠敏於行而後欲默矣仁者言也詎非以為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盍亦知所以自取之

示第立志說

乙亥

全書卷之七
文錄四言
五十一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
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
書以與之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
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
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
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
為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安在
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

所以為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
我之欲為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
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
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
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
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
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
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為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
致志惟先覺之為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

全書卷之七
文金四
五
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
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
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
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
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
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
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

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
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
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
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
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
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
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
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正目而視

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
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
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
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
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
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
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慄心生責此志即不慄妬
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
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

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
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
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
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
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
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
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
自為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
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

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
立志為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
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
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
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聰
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約齋說

甲戌

滁陽劉生韶既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嘗
致力者泛濫而無功瑣雜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

簡易可久之道而固守之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
為約之說於予予曰子欲其約乃所以為煩也其
惟循理乎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
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
雖萬殊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
而已求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
易所以為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歆之私則利害相
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
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

金書卷之七
文錄四
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
知所以為約之道歟吾子勉之吾言則亦以煩

見齋說

乙亥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
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
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
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
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為見乎曰見而未
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感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

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為之言而益
晦道無可見也妄為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
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
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為無可見則蒼蒼耳
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
為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
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
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
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

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為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為醉見食者不可

以為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覩也已斯真覩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矯亭說

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為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

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已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於克已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已之道矣行其克已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庶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予為之說

謹齋說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事於學下是則心有不存而汨其性喪

其天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為哉謹守其心而已矣博學也審問也慎思也明辨也篤行也皆謹守其心之功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焉無形之中而常若睹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或繆也注目而視之惟恐其或逸也是故至微而顯至隱而見善惡之萌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其察之也精其存之也一昧焉而弗知過焉而弗覺弗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

於其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
冰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
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萌焉若鳩毒之投於羹
也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陵
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凝至道而成盛
德未有不由於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然且兢兢
業業而况於學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
以支離決裂愈難而愈遠吾甚悲焉吾友侍御楊
景瑞以謹名其齋其知所以為學之要矣景瑞嘗

遊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為有見又二
十年而忽若有得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
旦告病而歸將從事焉必底於成而後出君之篤
志若此其進於道也孰禦乎君遣其子思元從予
學亦將別予以歸因論君之所以名齋之義以告
思元而遂以為君贈

夜氣說

乙亥

天澤每過輒與之論夜氣之訓津津既有所興起
至是告歸請益復謂之曰夜氣之息由於旦晝所

養苟枯亡之反復則亦不足以存矣今夫師友之
相聚於茲也切磋於道義而砥礪乎德業漸而入
焉反而媿焉雖有非僻之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
迨其離群索居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欲可得縱
而莫之泥也物交引焉志交喪焉雖有理義之萌
其所滋也亦罕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
其養無物不消夫人亦孰無理義之心乎然而不
得其養者多矣是以若是其寥寥也天澤勉之

脩道說

戊寅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為誠之者而
作脩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
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脩道之功戒慎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
脩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脩而性復
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
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脩道之極功也

而世之言脩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自得齋說

甲申

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謂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賾而索隱弊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

而已耳寧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黃勉之省曾氏以自得名齋蓋有志於道者請學於予而靳為之說予不能有出於孟氏之言也為之書孟氏之言嘉靖甲申六月朔

博約說

乙酉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

見矣既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既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

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為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

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為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

體形像也而以為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為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

全書卷之七
文錄四說
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
亦寧有二學乎哉

惜陰說

丙戌

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為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
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
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
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
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
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

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
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
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為然子思曰戒慎乎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
矣或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利凶人為不善亦惟日
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七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八

文錄五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癸酉

予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之說一貫忠恕之說蓋不獨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既而疑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與予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以喜冥然以契不知予言之非汝成

全書卷之八
文錄五雜著
一
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
苟同於予亦非苟異於予者矣卷首汝成之請蓋
其時尚有疑於予今既釋然予可以無言也已叙
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

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為言亦不能無同異學
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
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
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為甚害但不

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為罪大矣同志中徃徃
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
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 見賢思齊焉

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
矣 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
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
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
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
道者從傍視之方為之踈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

悍然不顧畧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
往往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 某
之於道雖亦畧有所見未敢盡以為是也其於後
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為非也朋友之
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體
之於心務期真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之
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
以為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
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為無負乳

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與傅生鳳

甲戌

祁生傅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為祁也
憫其志嘗育而教之及曰仁去祁生乃來京師謁
予遂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
其親之貧且老其繼母弟又瞽而愚無所資以為
養乃記誦訓詁學文辭冀以是干升斗之祿日夜
不息遂以是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
譬之不能已乃以質於予予曰嘻若生者亦誠可

全書卷之八
文錄五
三
憐者也生之志誠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
之覺矣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
曰家貧親老而不為祿仕得為孝乎予曰不得為
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疾以殞其軀得為孝乎
生曰不得為孝矣殞其軀而欲讀書學文以求祿
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仕矣曰然則爾何
以能免於不孝於是泫然泣下甚悔且曰鳳何如
而可以免於不孝予曰保爾精毋絕爾生正爾情
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為爾惕安爾命毋以
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來視遂
欲携之同歸予憐鳳之志而不能成也哀鳳之貧
而不能賑也憫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別書此遺
之

書王天宇卷

甲戌

徐曰仁數為予言天宇之為人予既知之矣今年
春始與相見於姑蘇話通宵益信曰仁之言天宇
誠忠信者也才敏而沉潛者也於是乎慨然有志
於聖賢之學非豪傑之士能然哉出茲卷請予言

予不敢虛則為誦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弊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偽益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是其為弊亦既可觀矣顧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何歟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為禪矣或疑予言之求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說而內以誣於己外以誣於人也非吾天宇之高明其孰與信之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己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

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己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觀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為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君子之學為己之學也為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為為己濟焉入於隳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為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為

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勤服之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內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孟源卷

乙亥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徃徃時入斷蹊

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污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為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為無進而說談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歸告同志務相勉

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耳

書楊思元卷

乙亥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既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既畧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砭其疾者而書諸紳予曰子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砭子之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

全書卷之八
文錄五雜著
七
少見而自銜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銜者吾必耻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耻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

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况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詞達而已矣蓋世之為詞章者莫不以是藉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

徒以枝葉為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別玄默久友朋得玄默所為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為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予以斯卷書此而遺之玄默尚有以告我矣

書顧維賢卷

辛巳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二字便是予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

學問思辯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為詩文亦喪志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

俱化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顧隨俗同汙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污維賢溫雅朋友中最為難得似非微失之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讒為所動即依阿隱忍

久將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為已
之志未能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己之
善立己之誠以求快足乎己豈暇顧人非笑指摘
故學者只須責自家為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
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皆為砥礪切磋之地
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毀亦當顧恤此皆隨俗習
非之久相沿其說莫知以為非不知裡許盡是私
意為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壁帖

壬午

守仁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
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
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
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
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
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繆乎
有負遠來之情聊此以謝荒迷不次

書王一為卷

癸未

王生一為自惠負笈夾學居數月皆隨衆叅謁默

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
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
之秘也一為既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
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
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
子將何以益之一為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
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朱守諧卷

甲申

守諧問為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為學而

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為聖人也非有必為聖
人之志雖欲為學誰為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
力以為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為志乎故立志者
為學之心也為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奕焉奕者
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為鴻鵠將至者
其心二也惟奕秋之為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
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
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
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

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為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為善也告之以凡為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為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為善也致其知為善之知而必為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為不善也致其知為不善之知而必不為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

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卷

甲申

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

為孝發之於君則為忠發之於朋友則為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為養心而以學問思辯為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為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辯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為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為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為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為如何溫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書張思欽卷

乙酉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為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為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為賢人也則其父為賢人之父矣子為聖人也則其父為聖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為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為子耶抑亦以他人為之銘耶思欽蹙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尚未知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金書卷之八
書中天閣勉諸生

乙酉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
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
學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
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群索居不相見
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
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
以予之去留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
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

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
亦日遠日踈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
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
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
矯以沽名訐以為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
群為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
念之

書朱守乾卷

乙酉

黃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為書致良知三字夫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書正憲扇

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為子而傲必不能孝為弟而傲必不能弟為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為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為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搏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故為子而

全書卷之八
謙斯能孝為弟而謙斯能弟為臣而謙斯能忠堯
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
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書魏師孟卷

乙酉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
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
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
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即與
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為聖愚之同具而人皆

可以為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
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
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每以啓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
良知之同然矣間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
沒溺既久先橫不信之心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
而平氣以繹吾說蓋亦未有不幡然而悔悟者也
南昌魏氏兄弟舊學於予既皆有得於良知之說
矣其季良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稟甚穎

全書卷之八 文錄五續卷 十七
而意向甚篤然以借計止上不得久後於此吾雖
畧以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之

書朱子禮卷 甲申

子禮為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
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已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
也窒已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已之利而
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已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
忽也去已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已之性
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

知學之可以為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
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脩其職平民之所
惡而因以懲已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已
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已之利也警民之
所忽而因以惕已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
已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已之性也暮年
而化行嘆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為學也已他日
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
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

金書卷之八
人文錄五雜著
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
禮退而求至善之說炯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
知學所以為政而政所以為學皆不外乎良知焉
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林司訓卷

丙戌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
既老且貧媿無以為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
分田制祿四民皆有定制壯者脩其孝弟忠信老
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

友疾病相扶持烏有耄耆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
路者乎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無恒產者然其時
聖學尚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
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
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
規以偽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
為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
呼其難哉吾為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
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

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嘒嘒者皆視以為狂惑喪心詆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予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為社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書夢星卷

丁亥

潮有處士黃翁係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

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既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跪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既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

全書卷之八
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後每歸省
求為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為踰月之留
亦不許居未旬日即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
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為孝
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為翼下之雛徒使吾心
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
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
予曰賢哉處士之為父孝哉夢星之為子也勉之
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

使人來計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
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
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為怪物惟世之號稱賢士
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
行已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
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為務而所
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
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
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

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徃哭遙寄一奠以
致吾傷悼之懷而叙其遣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
勵夫世之為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
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八終

